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 
第一三六回 三鬼定計害石鑄 班山率眾敵英雄

話說班山等來至三杰村，問明石鑄的住居下落。眾人進至院中，焦智在房上偷聽屋中說話，那石鑄正說到和焦家三鬼有仇，便由房上跳下，躡出院子，連那兒人也跟他跑出去了。焦智說：「白來了，他要在家，你我不是他的對手。」正說著，只見石鑄由街門出來，逕往嵩陰縣去了。他幾個人等石鑄走遠了，才進到院中。班立娥提刀進房，把使喚的婆子、丫環嚇得躲在桌子底下。她用刀一指劉氏，說：「你這婦人不准喊！」過去將劉氏倒捆二臂，用手絹把嘴堵上，背起來帶著大眾出了宅院。他們剛出院子，老媽子、丫頭就喊說：「了不得！有賊把大奶奶背走了。」隔壁院中就是賈國梁，賈國棟哥倆，聽見後連忙拿起兵刃，帶上家人，點起燈籠火把，追出三杰村一看，卻不知賊人往哪裡跑了？有人說是往西偏北跑了的。

賈國棟派腿快的到嵩陰縣給石鑄送信。他這裡聚齊村人追趕下去，有二里之遙，見賊人正在歇息。賈國棟一聲大叫：「好大膽的賊人，竟敢搶掠民間婦女，你往哪裡走？」那地理鬼說：「你們幾位背著石鑄的媳婦先走，我擋住後面來追的人。」班山說：「等我來迎他。」賈國棟一抖花槍，分心就刺。班山用

刀將花槍架住，跟著進身掄刀就刺。地理鬼也擺虎尾三截棍，劈面照賈國棟打來，賈國棟擺刀相迎。幾個照面，被地理鬼一掃堂棍將賈國棟摔倒。幸虧眾家人各往上擁，才把賈國棟救起來，背著送回家去。賈國棟一瞧兄弟受傷，自己心慌，也被班山一刀背正打在脊背之上，便往回奔走。

眾人保護地理鬼，也不再追，往前要趕上班立娥。這時有人一聲喊，說：「好賊人慢走！你家蘇大老爺同蘇二老爺來也。」

這二人因有人到公館送信，大人派他倆追賊，追到此處，知道賈國棟兄弟二人受傷，這才喊嚷起來。地理鬼對班山說：「這兩個都是飯桶，無能之輩。」蘇永福拉刀直奔班山，蘇永祿是不得已而為之，也直奔地理鬼。這二人怎敵得了地理鬼與班山，走了有五六個照面，大爺就喘上了。蘇永祿早就跳在圈外，用手中刀一指說：「焦智你打聽打聽，蘇二老爺乃當世英雄，拿你們這賊崽子，真算不了什麼，二太爺今天要拿住你們，到公館去報功。」地理鬼說：「你不用練貧嘴，你過來！」蘇永祿說：「雖不能拿你，我有一計，你走到哪兒，我跟到哪兒，只要我知道你的住處，就在本地面調官兵拿你。」焦智一聽，這個主意真好！他與班山往西追上班立娥，一瞧蘇永祿二人又跟下來了。此時天光已亮，只氣得獨角鬼焦禮直跺腳，說：「四弟，我擋住後頭，不叫他們知道往哪裡去，你看兩個小輩又追下來了，待我前去動手，你走開，我來把他拿住。」一擺三截棍，跳過來說：「蘇永福、蘇永祿，你這兩個無知鼠輩，快過來跟你三太爺比個高低！」

蘇永祿知道不是獨角鬼的對手，正在躊躇，見石鑄拉著桿棒趕奔前來。蘇永祿大聲喊嚷說：「石太爺快來，賊在這裡。」

焦禮一瞧，嚇得魂飛天外，拉著虎尾三截棍說：「石鑄，你女人已然叫我們背走，如今你還有什麼臉活著？」石鑄並不答言，抖桿棒照焦禮就纏，焦禮也用三截棍照頭打來。石鑄往旁邊一閃，桿棒一變招，就把獨角鬼摔了個大筋斗，爬起來拉著三截棍就跑，石鑄上前就追。石鑄有日行千里的腳程，這三鬼只是日行七八百。石鑄追有一里多地，見那伙賊人已在眼前，內中有一個姑娘，好象背著一個人。石鑄一聲喊嚷，說：「你這一伙賊人，還不把人留下來！」班山說：「這一個就是石鑄，你們前頭走，我斷後路。」焦禮說：「可要留神，他很厲害。」

班山趕過來，照定石鑄就是一刀，石鑄一閃身，跟進一步，一桿棒把班山摔個大筋斗。班山爬起來就跑，有半里地遠，見焦義等在那裡說：「我來擋後路，這叫車輪戰法，把他累乏了，咱們拿活的。」石鑄一瞧是焦義，心中明白他們使車輪戰法，趕過去照著就打。焦義且戰且走，石鑄已累得渾身是汗。離三杰村已有三十餘里了，賊人仍然倒換著抵擋石鑄。石鑄因有兩三天沒得歇息，這事很使人生氣，又著急，只覺得眼前一發黑，哇的吐了一口血就栽倒在地。班山、焦禮正跑著，見石鑄吐血栽倒，閉氣身亡。班山說：「三弟你在這裡站站，我過去拿刀把他殺了。」獨角鬼說：「且慢，石鑄這廝詭計多端，他必是追不上咱們，打算把咱們誑回去，要是被他圍住，你我就得被擒。」班山說：「既是這樣，咱二人走吧。」二賊提刀往前走了。

石鑄連急帶喘，氣死過去。蘇永福二人趕到，把石鑄扶起，慢慢叫喚過來。蘇永福說：「咱們兩個把石太爺送至三仙莊，再作道理。」說著，紀逢春、武國興二人也趕到了。蘇永福說：「你二人往下追賊，我三人送石太爺回三仙莊。」紀逢春答應。

蘇永祿背起石鑄回至三仙莊，此時伍氏三雄已由京中回來。

他們在家內養息了一年，精神甚是充足。蘇氏兄弟二人把石鑄送至書房，把上項之事述說一番。伍氏三雄一所，說：「不陪二位，我三人先追賊人要緊！」說罷，三人拉棒追賊去了。

書中交代，班立娥原打算將那婦人背回，給他二哥為妻，故沒叫別人來換，自己也累了，說：「眾位哥哥，你我找一個飯店吃飯，歇歇再走，也不要緊。」班山說：「前面就是仇桑店，你到那裡找一座大店，吃了早飯再回山，也不為晚。」

眾人直奔仇桑店，到了村東頭一看，是東西的街，路北有一座店，字號是「天成客棧」。衝門是影壁，轉過影壁是北上房三間，東西廂房的單間不少，好大一座客棧。班山到這店中問道：「伙計，上房可乾淨？」伙計說：「乾淨！你們幾位請來吧。」

班山帶路，眾人跟隨來至北上房西裡間，是順前簷的炕。把劉氏擱在炕上，班立娥說：「叫她先透透風，別悶死了她。」

書中交代，這仇桑店是個大鎮店，有一千二百戶人家，倒有七八百家姓劉的，是開店的都姓劉。這店是花槍太保劉得勇、花刀太保劉得猛所開，掌櫃的是劉得勇的叔叔，今年五十六歲。

跑堂的叫劉七，來到櫃房說：「來的這幾個人語音不對，形容各別，背著個大包袱，我瞧象個人，擱在了西裡間，他們在外頭坐著，不叫我進去。」劉掌櫃說：「你就在外間屋去說話，我舔窗戶紙瞧瞧。」跑堂的來到上房，說：「你們五位洗洗臉，喝碗茶，菜先要著，咱們這地方包辦酒席，應時小賣，整桌、半桌、零用都有。」他們在這裡說著話，老掌櫃就在西面裡間窗外，舔破窗紙一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姪女。他想這其中必有情節，便回到櫃房，叫他兩個兒子來到窗外，把窗戶的上扇支起來，下扇下來，將劉氏慢慢的抱出，再把口中的東西掏出來，派人送到劉得勇家中，順便給他送信，叫他快來拿賊。

班山要了菜，他們心滿意足，剛把菜擺上，只聽外面嘩啦一聲，眾人齊聲喊嚷，二太保帶領徒弟前來拿賊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